

卓介庚 著

松风 夜雨



宁夏人民出版社



卓介庚 1938年2月生,浙江余杭塘栖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已出版散文集4部:《春韵集》、《风季》、《江南佳丽地塘栖》、《苏东坡到余杭》;出版小说集6部:《劫后余生》、《太炎传奇》、《卓氏春秋》、《茶圣陆羽》、《枇杷女》、《径山高僧》,撰写电视专题片文本5部,其中《神奇秀丽的径山》被中国影视学会授予“彩虹奖”。被评为杭州市优秀作家、余杭文化名人。在中央电视台讲述明代戏剧家卓人月专题。电视片《卓介庚和“太炎传奇”》由美国斯科拉卫星转播。《江南佳丽地塘栖》在联合国中国书会展出,由联合国图书馆收藏。

序

吴龙宝

2008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二)卓介庚先生来我家叙谈,他告诉我,他要把近十多年所写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集于一册,取名《松风夜雨》。现在书稿已经编定,这是他继《春韵集》《风季》之后的第三个散文集子。

卓介庚先生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写作,从1980年以来,又兼及散文创作,除上述散文集外,还有系列散文《江南佳丽地塘栖》《苏东坡到余杭》两书问世。1995年后,致力于小说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劫后余生》《太炎传奇》《茶圣陆羽》《枇杷女》,以及系列中短篇小说集《卓氏春秋》《径山高僧》等。十多年时间,作品甚丰,可见卓介庚先生是一位有志气、有才气,又勤奋耕耘的作家。新著《松风夜雨》中的“创作甘苦”和“评论集纳”两辑的文字,足以证实这一点。

卓介庚先生的散文作品,我以前几乎全部读过,比较

熟悉,也很欢喜。大体而言,他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的散文,受到秦牧、刘白羽、杨朔这些我国当代散文名家的熏陶,又受到新闻报道写作的影响,偏重“文以载道”以彰显其志,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散文,受苏东坡散文和明代小品散文所染,重于抒写个人性情,文笔比较自由和自然。其散文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乡情浓郁,二是美文雅致。

卓介庚先生是江南水乡古镇塘栖人,又长期在本县区生活和工作,对家乡的热爱、熟悉和关注,都化为一篇又一篇乡情如饴的文字。故土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父老乡亲,人文历史,都在他的笔底流光生辉。

写散文、随笔,看似不难,其实,写出真正的好作品亦难。现在有很多散文,只是“实话直说”而记下来的文字,随笔只是“有话随便说说”,成为一种记录而已,读之乏味。真正的散文、随笔,应当辞藻生动贴切,结构严谨曲折,富有情趣理趣,意蕴扎实丰厚,写出这样的散文、随笔,非有相当的文学功力不可。卓介庚先生的散文大多是美文。唯美,是他散文创作的不倦追求。他写美好的人和事,美好的情感和趣味,美好的记忆和遐想,美好的大自然。比如他有两篇写“雨”的散文,我记忆犹深。20 年前,他写《梅林雨》,从雨写到晴,又写到雨,不仅是天气的变化,又是作者心理的变化,是作者对美的一种发现,是作者审美形态的自然流露,写得雨趣洋溢,文笔跌宕活泼。晚年写的一篇《桂雨纷飞》,记下作者怀念友人的缠绵情思,写得真切而又细腻。

我以为散文谓之“文”,是需要十分讲究语言和结构

的。卓介庚先生的散文,辞藻繁茂佳丽,遣词造句文白间杂,富有书卷气;文笔生动细致优雅,结构严谨又曲折多姿。这些特点,我在10年前评说《盈盈乡情书卷气》一文中详谈过,此不赘言。广义的散文也包含报告文学。收入在《松风夜雨》中“时事命笔”一辑的文字,即是报告文学,他汲取中国传统叙事散文(如《史记》)和明清笔记小说的笔法,着力刻画人物个性,结构考究,语言畅达,读来引人入胜。

卓介庚先生将近30年的创作,犹如一棵文学之树,现在已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余杭区人民政府为表彰他突出的文学成就,授予他“文化名人”的荣誉称号,我以为是很确当的。这本集子收入他晚年的几十篇文章,可以看作他生命的“黄昏颂”。一个人有这样生机盎然的晚景是令人羡慕的。在本文结束之时,我借用半句旧诗:喜看“青山夕照明”,作为对他的祝贺。

2008年2月21日(元宵节)于藕花洲

吴龙宝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评论家、著作有《藕花洲评论》《荷塘集》。

目 录

序 吴龙宝

第一辑 心有所寄

挣扎的生命	3
桂雨纷飞	5
高高的椰树林	7
漂流小记	11
撰 联	13
父亲的罗宋帽	14
午夜开笔	16
写书与出书	18
拆乎?保乎? ——话说塘栖广济桥之命运	21
超山与伟人	23
一生爱梅的姚虞琴	26
邱丹与邱山的不解情缘	28
好书者说	32
山沟沟抒情	34
羞摇疏影酬春风	37
龙宝先生	40
心在古城址放飞	44

书恩感言	50
巴厘岛的笑容	53
戏说阿瞞割发	56
苏轼与径山	58
卓明卿查勘鬼薪	66
讲述文史故事 激发爱国情操	70
我是警察	73
到江南春城看房	76
他生肖属牛——为俞金生《牛》集作序	81
重建忠贞公卓敬之墓祭辞	85

第二辑 创作甘苦

自 虐	
——《劫后余生》创作谈	89
真真假假	93
我写《卓氏春秋》	96
创作《劫后余生》甘苦谈	
——在长篇小说《劫后余生》研讨会上的发言	99
重铸民族魂	109
写一个真实感人的大师	
——在《太炎传奇》研讨会上的发言	115
陆羽与李季兰	118
写作《枇杷女》的几点体会	123
功德无量——读新版《塘栖旧事》	133
品读“河西村”——评施建华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137
苏东坡难道是畜生和怪物吗？——评《苏轼 情圣与畜生 的合成怪物》	146

第一辑 心有所寄



挣扎的生命

登高观日出已不是稀罕事，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平原、草原、海上，以至飞机上都见过旭日初升的景色。而我的记忆中最深的，莫过于朝阳在大风中挣扎喷薄的那一次。

那时，我在一座高山之巅露宿，大风在松林中呼啸了一整夜，狼嚎一般吓人。风声灌耳，也不知何时进入梦乡。忽听有杂沓的脚步从头边践踏过去，赶紧睁开眼来，有声音在黑暗中呼喊：快看日出去！我原以为大风天不会有日出的，谁知太阳神还是不屈不挠地来了。

天色依然黑蒙蒙、灰沉沉的，风还在一个劲地吼叫，欲把偌大的松树林掀倒下去；大块大块的云层飞快地掠过，像黑色的海浪涌动奔腾。我看到黑云的裂缝中有一个巨大的火球挣扎着，血红血红的，像炼钢炉中倾倒出来的溶浆四溅的铁球。没有刺目耀眼的光，唯有殷红艳丽的色调，活脱脱是一个硕大的蛋黄，却比蛋黄更红更亮，稠稠的丰富的蛋汁上下翻动，墨黑的云块像山一样压住火球，又拉锯似的移来推去，撕扯着，剥裂着。它是绝对不让火球露头的。

狂风更是助纣为虐，掀动黑色的云海，几次淹没了火球，天地间仿佛重新拉上夜帷，什么也看不见。突然，火球又露出脸来，它不是平常所见的那般静止地挂着，也不是习惯

松

风

夜

雨

观念上的跳跃着上升 ,而是在向前滚动 ,它对抗着强暴的风力 ,逆向地向前奔驰。风让整个松树林倾斜了 ,犹如奔驰的列车使窗外的树干飞快地向后倒去 ,相反却加快了火球前进的速度。这火球就这样倔强地翻滚着 ,奔走着 ,那气势似乎准备几十年几百年地斗下去的。

这时 ,我认定它是有生命的 ,甚至是有使命感的。否则 ,它为何要苦苦挣扎、自强不息呢 ?

(原载 1994 年 12 月 11 日《浙江日报》钱塘江副刊)

桂雨纷飞

郑编辞却报业 ,去南方经商几近一载 ,杳如黄鹤。桂花已再度芬芳 ,他却没有片纸只字寄来。或许 ,他真的是创业艰难 ,百事牵累 ,腾不出时间写信 ,或许是景移物换 ,将旧时的感情日渐忘却。唉 ,人啊——

回想当年 ,我们入满觉陇赏桂 ,徜徉于香雾缭绕之中 ,悠闲又舒坦。郑编爱独标异帜 ,发人之所未发。在这馨香袭人的赏桂胜地 ,偏说桂香太腻人 ,不如荷花淡雅清香 ,还引《爱莲说》为例 ,说赞荷莲的佳作流传久远者多 ,而咏桂的佳作则不多见。郑编是我感情上的挚友 ,事业上的同行 ,文字上的师长 ,常为文章事如切如磋。有时虽也发生摩擦 ,却从不介意。我们踏着香香绵绵的黄花铺成的地毯 ,走进桂林深处 ,不小心手触桂枝 ,呼啦啦撒下一阵桂雨 ,于是身上脸上缀满金色银色的小花。郑编说 :“如果世上真有香甜的雨 ,那莫过于桂花雨了。”并提议我写一篇散文。

郑编决意南行 ,我们也是在桂树下话别的。走之前 ,他要把我的一篇水乡茶文化的稿子编出。为了稿子中“打茶会”的“会”字争论起来。他说应当写“围” ,围者聚也 ,在一起饮茶并非是开会。我说 ,茶会如同酒会、花会、法会、庙会一样 ,是一种民间饮茶的活动形式 ,茶道、茶宴是高层次

的形式，茶会是低层次的形式。他不争了，说了一句“文责自负”作罢。那一次，我们在桂树下站得很久，任桂香渗入肺腑，透进丹田，浸没四肢百骸。而今，朋友远离，关山阻隔，怎能不叫人惆怅万分呢？

中秋过后的次日，意外地收到郑编从南方托人捎来的月饼。粉色的铁皮盒上印着一株缀满小黄花的桂树，飘长带舒广袖的嫦娥怀搂小白兔冉冉飞升月宫。另附一信，措辞简单的如同电报。从潦草的字迹可以看见他的匆忙，可以看见他憔悴的面容，可以想见他处世的艰辛。我的心又软和下来。泪眼模糊中，那盒上的桂枝仿佛正纷纷扬扬地洒下花雨，落进离人很深很深的心底。

满觉陇已经很久不去了。想起桂花纷纷坠地的那光景，对生命对友情的眷恋就格外地深沉。这美丽而高洁的小花为什么不能永缀枝头呢？

原载 1995 年第 4 期《东海》

高高的椰树林

南国归来多日，疲劳和激奋都已渐渐消退，亚热带许多珍闻奇趣也如飘忽的尘埃漫漫沉淀下来。然而，当我默坐在窗前，视野被一片朦胧的翠色笼罩的时候，心啊，又飞向那遥远的绿色世界，飞向那叫人心醉神迷的椰树林！

进入海口市，第一眼就看见椰树。几丈高的树干从大地笔直地刺向天空，躯体俊秀颀长，皮肤袒露粗犷，它不容干扰、不顾一切地向往着天空，向往着太阳，它只有一种向上的念头，一种伟岸的气魄。它生长在哪里，就主宰着哪里的风景。它像浮雕剪影般屹立着，热带的天空、大海都为了衬托它不凡的气宇。

椰树是刚劲的，雄壮的，又是温柔的，甜美的。它的顶饰是几片线条流畅的翠绿的叶片，像几把巨大的绿梳子从树顶泻开来，仿佛张开六七张绿翅膀舒拂着蓝天白云。如果你从远处望去，那微微弯曲富有弹性的树身修长而婀娜，绿叶是迎风飘动的长发，那结实的椰果是它青春的乳房，里面定然酿造着甘冽的乳汁。热风微微吹来，海涛轻轻奏鸣，她摇动身子起舞了，真个是风韵万种，仪态万方。有人说，椰树是海岛的女儿，她饮万泉河的灵水生长，食五指山的精华发育。有了椰树，海岛才这般令人神往。

那一夜 我投宿在黎村。高高的椰树下悬挂一轮明月，像一盏银色的路灯。几个顽童刷刷地爬上树顶，鹰一样地敏捷，猴一样地机灵，不一会，摔下几只椰果来。黎家老爷爷举起劈刀在椰果的脐部砍上几刀，露出一个小小的脐孔。我捧起椰果，仰头呼呼地喝个痛快。翌日黎明，掩蔽在椰林中的小径上，走出三三两两的椰女，美丽的朝霞为她们脸庞染上胭脂般的颜色，也给箩筐中的椰子涂上一层光亮。她们戴着尖角的箬帽，光着脚丫，在松软的草地上轻疾地走过，娉娉婷婷，仿佛踏着欢快的旋律。

在海口市一位艺人家里，我见到一只椰雕，橙黄色的，椰果内掏空了，坚硬的椰壳在雕刀和灵感的冲击下，飘出长袖善舞的嫦娥。这位艺人对艺术颇有见地，他说：“椰壳，过去弃之若敝屣，现在化腐朽为神奇。椰雕是艺海中一朵初绽的花，一颗初升的星。”我信然。贝壳、羽毛、秸秆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椰雕艺术也一定会吐出异彩，闪耀奇光。我还见过椰壳做的三弦琴，摩挲得光溜溜的壳子上缀着几根琴弦，静静地垂挂在床架上，似乎在梦幻中沉睡。我凝视、静思着，耳畔仿佛传来了悠扬的琴声，一群健壮的黎族青年男女跳起奔放的“三月三”，金灿灿的项环，明晃晃的手镯，银花花的头帕，彩云般的筒裙在旋转……

在岛上，我有幸见到了一次热带雨。风，卷起滚滚的云层，像驱赶万匹狂驹。椰树在风雨电光中挣扎苦斗，叶片疾舞，唱着泣血的歌。然而，乌云终于退去，大海在疲惫地叹息，海边上，椰树像一排不倒的桅杆，衬托洗净的天幕，高高竖立着，桅杆上扎着支支带羽的绿箭。即使枝折叶碎，终究要留下一个倔强的灵魂。林深处，椰叶们窃窃私语。微风吹

过 枝梢上洒下一阵热雨 亮晶晶 沙啦啦 像谁拨动了古筝的琴弦……

这时 我感悟到椰树的个性 它的个性就是倔强的美，硬汉的美。

在这块蛮荒之地 民风强悍 从不屈服于高压与强暴。我在岛上转悠 从北到南 几乎见不到佛寺、道观 或者关帝庙、娘娘庙之类 看到的却是五公祠、海瑞墓 都是纪念铮铮铁骨的耿介人物的殿堂。当年 统治者把“逆臣”、“叛民”流放到此 却不曾料到也把倔强的种子播到这里。一代文豪苏轼在岛上留下慷慨悲壮的诗篇：“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种倔强的精神基因已经深深地注入海南人的性格中。从第一批来自两广的古越人 漂海南迁 开拓荒岛 四千多年过去了 海岛已经在南海碧波中崛起。今日 当改革的巨浪席卷海岛之时 我看见有更多的海南人在奋进。从三亚往北走 东岸的公路线在加紧拓宽 成百上千的卡车、拖拉机在紧张地运土卸石，推土机、压路机轰隆隆往返辗转，无数黝黑的面孔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一名穿着斑驳杂色的施工员说 他们抢先承包了这项基础工程 两年交付 而根据眼下的进度预料年底就能拿下来。看他的神态是从容的，话音充满着自信。海口去机场的路上 一个头戴太阳帽、肩挂绿色邮包的小个子青年趁我们车停的机会跨上中巴来，手里摇动几张香港出版的当天时报。面孔也是黝黑的 汗水淋漓。闲聊中 他自我介绍说 他在海大念书 假日里卖报挣一点钱 海南现在还穷 但他相信穷日子不会太久了。

在海岛 10 天 我见到许许多多这样黝黑的面孔 他们

松

风

夜

雨

带着笑意 ,带着热情 ,带着无限的自信。希望总是伴着艰难而行 ,事业也因为艰难才愈发宏伟。海南必定会经受各种磨难而崛起 ,就像扎根弥深的椰树一样。

原载 1990 年第五期《西湖》